



福尔赛世家

THE FORSYTE SAGA

[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 Galsworthy

(193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下



下 册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晕

战事仍旧拖延下去，听说尼古拉已经发过这样的牢骚，一个钱办得了的事情，叫他们做就要花上你三亿！所得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然而，花了钱还有个南非，总还算痛快。而且虽然半夜里醒来时，人们的占有欲会感到非常沮丧，到了吃早饭时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不花钱白得的事情。所以人们照旧做自己的事情，就好像完全没有战争，没有集中营^①，没有神出鬼没的德·威特^②，没有大陆上的舆论，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事情似的。的确，国人的态度就像倜摩西的那张地图，代表一种晕厥——那些小旗子倜摩西已经不再去移动，它们自己又移动不了，连应有的那些进进退退都束手无策。

晕厥不止表现在这里，它侵入了福尔赛交易所，产生一种弄不清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普遍空气。《泰晤士报》婚姻栏登出的“佐里恩·福尔赛与黑隆教授独养女伊莲”的结婚消息，引起了一些疑问，觉得这样形容伊莲好像不大确切似的。不过，大体说来，报上没有把伊莲说成“索密斯·福尔赛”之“前妻”或“离婚妻”，总算使大家松了口气。总而言之，这一家人对这个“事件”打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崇高的态度。正如詹姆士说的：“事情就是如此！”闹也没有用处！承认这件事情“不堪入耳”——当时的一句流行话——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可是现在索密斯和佐里恩都结婚了，下面还有什么戏可看呢？这的确是个绕人的事情。听说乔治跟攸斯迭司六对四打赌，一定是小佐里恩在小索密斯的前头出世。乔治真是滑稽！传说他还跟达耳提打赌詹姆士能不能过得了90岁，不过哪一个撑詹姆士腰，却没有人说得了。

5月初，威尼弗烈德跑来说，瓦尔被流弹打伤了腿，退伍了。他的妻子在看护他。走起路来要有点跛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要外公给他在南非买个农场，可以养马。好丽的父亲给女儿八百镑一年，两个人可以过得很舒服，因为瓦尔的外公说过给他五百镑一年。不过讲到农场，他可不晓得——也说不；他不希望瓦尔把自己的钱胡花掉。

“可是你们知道，”威尼弗烈德说，“瓦尔总得有点事情做。”

海丝特姑太认为瓦尔的亲爱的外公也许很有眼光，因为不买农场的话就不会弄得

^① 波尔战争后期，罗伯兹将军军事参谋长吉青纳主持，为了对付波尔人的游击战术，吉青纳采取了清乡政策，将所有和平居民都关在集中营里。

^② 波尔人里面最勇敢的将军，用兵如神，在南非战争时期坚持游击战术。

赔钱。

“可是瓦尔就是喜欢马啊，”威尼弗烈德说，“这个职业对他太合适了。”

裘丽姑太认为养马最没有把握，“蒙塔谷不是上过当的吗？”

“瓦尔不同，”威尼弗烈德说，“他像我。”

裘丽姑太肯定说亲爱的瓦尔为人一定很聪明。“我一直记得，”她说，“他怎样把坏便士给叫花子的。他的外公非常高兴。认为孩子很有脑筋。我记得他说这孩子应当进海军。”

海丝特姑太插嘴进来：“威尼弗烈德认不认为年轻人还是安稳些好，在这样年纪最好不要冒险。”

“是啊，”威尼弗烈德说，“他们要是在伦敦的话，也许这样好，在伦敦不做事情顶有意思了。可是在南非，可要把他闷死了。”

海丝特姑太认为，只要他有把握不会赔钱，做点事情也好。反正他们又不是没有钱。侬摩西当然退休之后混得很好，裘丽姑太问蒙塔谷怎么说的。

威尼弗烈德没有告诉她，原因是蒙塔谷只讲了一句话：“等老头儿死了再说。”

这时佣人来通报弗兰西到了。弗兰西的眼睛里浮现着笑意。

“我说，”她开口就问，“你们怎样一个看法？”

“看什么，亲爱的？”

“今天早上的《泰晤士报》。”

“我们还没有看报呢，总要到晚饭后才看。侬摩西一直要留到那个时候。”

弗兰西眼睛骨碌碌地转。

“你看应当不应当告诉我们呢？”裘丽姑太说。“什么事情？”

“伊莲在罗宾山生了一个儿子。”

裘丽姑太吸进一口气。“可是，”她说，“他们3月里才结婚的呀！”

“对了，姑姑，有趣吧？”

“我很高兴，”威尼弗烈德说。“我很替佐里恩死掉儿子难受。要是死掉的是瓦尔，我怎么样，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裘丽姑太好像沉入一种梦想。

“不知道，”她喃喃地说，“亲爱的索密斯听到会有什么感想！他极其盼望自己能有个儿子，我一直就听见人家这样说。”

“啊！”威尼弗烈德说，“他快要有了——除非出事。”

裘丽姑太眼睛里流露出快乐的光彩。

“大喜事！”她说。“哪个月份呢？”

“11月。”

11月很吉利！可是她真希望能够早一点，这要詹姆士等得太久了，偌大的年纪！等！她们担心詹姆士要等，可是她们自己却是一直等惯了了的。的确，这是她们最大的

消遣。等！等《泰晤士报》看，等这一个侄女或者那一个侄男来逗她们开心，等尼古拉健康的情况；等克里斯朵弗决定上台演戏，等马坎德太太侄儿开矿的消息，等医生来诊视海丝特姑太一清早就醒的毛病，等图书馆里那些经常被人借出去的书，等侬摩西伤风，等哪一天天气非常温暖，然而不太热，她们就可以上坎辛顿公园去转一遭：等！两姊妹分头坐在客厅壁炉两边，等当中那架钟报时，她们疲瘠的、满是青筋和骨节的手摆弄着缝衣针和绒线钩子，她们的头发——就像喀奴特①的风浪一样——永远不许再变颜色。穿着她们的黑绸子或者黑缎子的衣服在等，等宫里敕令海丝特可以穿她的深绿衣服，裘丽可以穿她更深的棕色衣服②。等！一面等，一面把她这个小家族世界里的小小欢乐、小小忧愁、小事情、小期望，在她们老头脑里缓缓地翻过来、覆过去，就像母牛在自己熟悉的田野里耐心啮草一样。而且这件新事情的确是值得等的。索密斯一直就是她们的宠儿，他总喜欢送给她们画，过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来看望她们，真叫人想，而且他头一个亲事的不幸遭遇也的确需要她们的怜惜。这件新事情——索密斯生一个继承人——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而且对他亲爱的父亲说也实在太重要了，恐怕他不等到一个水落石出，绝不会轻易就死。詹姆士就恨事情没有把握，至于蒙塔谷，当然，叫詹姆士除掉那些小达耳提之外，一个孩子都没有，当然不会心满意足的。说到底，自己的姓氏确是重要！所以詹姆士的九十岁生日快到时，姊妹两个很不放心他是怎样保重的。在福尔赛家人中间，他是第一个活到这样高龄，就好像给抓着生命不放的人树立了一个新的表率似的。两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她们一个是八十七，一个是八十五啊，不过她们并不想替自己打算，因为侬摩西还不到八十二，她们得替他打算打算。当然，还有更好的世界。裘丽姑太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这句话总给她安慰，因为使人连带想起房产，而亲爱的罗杰就是在房产上发的财呢。《圣经》真是个宝库，而且星期天天气非常之好时，早上总有做礼拜的事情。有时候，裘丽姑太肯定侬摩西不在家时就会偷偷走进他的书房，在他那张小桌子上的书籍中间随便放上一本翻开的《新约全书》——当然他是最喜欢看书的，从前还办过出版事业。可是，事后她却看出侬摩西吃晚饭时总是生气。而且，斯密沙儿不止一次地告诉她，打扫书房时在地板上拾到书。尽管如此，她仍旧觉得天堂未必有她们和侬摩西现在等着的、而且等得很久的那些房间舒适。海丝特姑太想到那么费事，尤其吃不消。任何改变，或者不如说任何改变的想法——因为从来就没有过——总使她非常烦恼。裘丽姑太兴致比较好，有时觉得一定很有玩头，那一年亲爱的苏珊去世，她上布莱顿的那一遭就玩得很开心。不过布莱顿是大家都知道好的，天堂究竟是什么一个样子却很难说，所以整个说来，她并不是那样安心安意在等着。

8月5号，詹姆士过生日那天的早上，她们觉得特别兴奋，坐在床上吃早饭，就由斯密沙儿给她们把些小纸条子在她们中间递来递去。斯密沙儿一定得去跑一遭，把她们的祝

① 10世纪时侵略英国的丹麦人、盎格鲁人和挪威人之王，继他的父亲被立为英王，传说他会命令海浪不要打到自己脚下。

② 指停止戴国孝。

贺和小礼物带了去，并且打听一下詹姆士先生身体可好，头一天夜里可曾开心得睡不着。回来时，斯密沙儿可不可以在上格林街去看一下——稍微要绕点路，不过出来时可以在证券街，搭公共马车斯密沙儿也可以散一下心——记着跟亲爱的达耳提太太说，在离开伦敦之前务必要来看望她们一下。

所有这一切斯密沙儿全照做了——真不愧是安姑太30年前亲手训练的，这种十全十美的佣人现在哪里去找。詹姆士先生，詹姆士太太这样说的，夜里睡得非常好，叫我回来致意。詹姆士太太说他闹脾气，埋怨说不懂得这样乱糟糟算什么。对了！还有达耳提太太也说问候，她下午来喝茶。

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听见没有特别提起自己的那些礼物，一方面相当的不高兴——她们忘记年年詹姆士都吃不消人家送礼，总是说，“在他身上乱花钱”——一方面又很开心，这说明詹姆士精神很不坏，这对他太要紧了。两个人开始等起威尼弗烈德来。4点钟时，威尼弗烈德来了，带了伊莫金，还有茂德刚从学校里回来，而且“也长成这样一个漂亮姑娘了”，不过这一来要打听安妮特的消息就非常困难了。裘丽姑太仍旧鼓起勇气来，问威尼弗烈德可听到些什么，还有索密斯是不是很担心。

“索密斯舅舅总是担心的，”伊莫金打断她们，“他到了手就开心不了。”

这些话在裘丽姑太的耳朵里听上去非常之熟悉。啊！对了，乔治的那张滑稽画呀，不肯给她们看的！可是伊莫金这话怎么讲呢？是说自己的舅舅永远贪得无厌吗？这样看是完全不应该的。

伊莫金的声音又清晰，又斩截。

“你想想！安妮特不过比我大两岁，嫁给索密斯舅舅一定不是滋味。”

裘丽姑太骇异得两只手举了起来。

“亲爱的，”她说，“我不晓得你讲的什么。你舅舅索密斯跟哪一个配不上？他非常聪明，而且有钱，人又非常体贴，非常谨慎，如此各方面加起来一点不算老。”

伊莫金敏锐的眼光先把这个看看，又把那个看看——两个“老宝贝”——只是微笑。

“我希望，”裘丽姑太相当严厉地说，“你能嫁到这样好的男人。”

“我不要嫁好男人，祖姑，”伊莫金咕哝着，“好男人都没有趣。”

“你要是这样下去的话，”裘丽姑太回答，仍旧很不痛快，“你就一辈子嫁不了人。我们还是不谈这个。”她转身向威尼弗烈德说：“蒙塔谷好吗？”

那天晚上，姊妹两个等着开晚饭时，裘丽姑太咕哝说：

“海丝特，我告诉斯密沙儿预备了半瓶甜香槟酒。我觉得我们应当为詹姆士的健康和索密斯妻子的健康干一杯，不过要严守秘密。我只说这样一句，‘你懂吗，海丝特？’说完我们就喝酒。我怕侏摩西不好受①。”

“很可以使我们不好受呢，”海丝特姑太说，“可是真应当庆祝一下，我觉得；难得

① 怕侏摩西不好受是因为他没有子女。下面海丝特回答怕自己不好受，是怕吃醉了。

碰见。”

“是啊，”裘丽姑太陶然说，“的确难得碰见！不过你想，如果他有个男孩子，能够传宗接代就好了！现在伊莲都有了孩子，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威尼弗烈德说乔治给佐里恩起个绰号：‘三层船舰’，因为他有三房儿女，你知道！乔治真是滑稽，还有，你想，伊莲弄到后来仍旧住进索密斯替他们两个人造的房子去。这的确使索密斯太难堪了，而他一直是那样安分守己的。”

那天晚上，裘丽姑太睡在床上，晚饭时候的那杯酒和第二次举杯时的秘密心情仍旧使她感到兴奋和微醺。她躺在那里，一本祈祷书摊在面前，眼睛注视着被台灯照黄的天花板。小东西！对于他们全都太妙了！只要她能够看见亲爱的索密斯开心，她就太开心了。可是他现在当然开心呢，伊莫金讲他的那些话未见得对。他要的全部都有了！财产，妻子，孩子！他而且会活到精神矍铄的高年，就跟他亲爱的父亲一样，完全忘掉伊莲和这次头疼的离婚案子。她要是还能够活着，给他的孩子买第一匹木马就好了！斯密沙儿将会给她从铺子里挑来，又好看、又是有斑点的衣料！当初罗杰就是喜欢摇她，一直摇到她睡觉的！呀，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的确！“在我父亲那里有许多住处——”一阵轻微的簌簌声传进她耳朵——“可不是老鼠！”她机械地想着。声音大起来了。你听！真是只老鼠呢！斯密沙儿真是淘气，硬说没有老鼠！这样糊里糊涂下去，就会把护壁板咬破，那就得把瓦匠找来才行了。老鼠是顶会破坏的东西！于是她躺在那里，眼睛微微转动着，脑子里留心着那个轻微的簌簌声，等待睡眠来将她救走。

一个福尔赛后代的诞生

索密斯走出园门，穿过草地，在河边的小路上站了一会儿，转身又向园门走去，始终没有觉得自己走动过。在驰道上马车轮子隆隆的声音使他相信时间的过去，以及医生已经去远了。方才医生究竟讲的什么呢？

“事情就是这样，福尔赛先生。如果开刀，我有把握可以保全产妇，可是孩子保不了；如果不开刀，孩子很可能活得了，可是产妇要冒非常大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不管开刀不开刀，她总不会再生孩子了。她目前这种情形当然自己拿不了主意，可是我们又等不及她的母亲。现在要你打定主意，我现在去拿应用的器械。一个钟点就回来。”

拿主意！在这种情形下拿主意！请个专门医生来会诊一下都来不及！什么都来不及！

马车轮子的声音消逝了，可是索密斯仍旧聚精会神站在那里，接着突然把耳朵堵起来，走向河边。这样没有足月就要分娩，什么都来不及预防，连接她母亲都来不及！这个

主意要她母亲来拿,可是她要到今天夜里才能从巴黎赶到!如果他能看懂医生那些专门的术语,那些医学上的细节,也就好了,那样权衡开刀不开刀的利害就比较有把握;可是医生讲的那些道理,就跟外国话一样——就如同跟外行人听人家谈法律问题一样。然而他必须作一个决定!他把手从额上拿下来,空气虽然寒峭,手心已经沾上了汗。从她房间里传来的这些声音!回房间只有使他更难以作决定。他必须冷静、清醒。一个情形是保全他年轻的妻子,差不多可以保全,可是孩子肯定保全不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孩子;另一个情形是他的妻子也许保全不了,可是孩子差不多有把握保全下来,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孩子!这两者选择哪一个呢?两个星期来一直下雨——河水涨了,他的私人宅船就靠自己修的小码头停泊着,宅船四周飘着许多落叶,是一次寒讯从树上刮下的。树叶落下来,生命随波逐流而去!这就是死!他要决定死!而且没有人能帮他一下。生命是一去不复返的!眼前保得了的切莫要放手,一放手,你就永远找不回来。死使你变成空人,就像那些树木落掉叶子后的空枝一样,终于愈来愈空,连你自己也凋谢了,也落了下来。这时他的思想莫名其妙地忽然翻一个身。太阳正照在那扇窗格子上,窗子后面就睡着安妮特,可是他眼睛里看见的好像已经不是安妮特,而是16年前的伊莲睡在她孟特贝里尔广场房子的卧室里,就好像命运可能会安排她的那样。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会迟疑吗?一下子也不会!开刀,开刀!保她活命!根本不要决定——只有一种发自天性的呼援,尽管是在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伊莲不爱他!可是眼前这个!啊!他对安妮特的感情一点没有那种叫人抵御不了的力量!最近几个月来,尤其是自从她开始觉得害怕以后,他有好多人都弄不懂。她有她的打算,她有她法国人的那种自私。然而——却是那样美!她愿意怎样呢——冒一下险?“我知道她要这个孩子,”他心里想。“如果生下来死掉,而且以后也不会再生——她就会非常伤心。再没有什么指望!一切都变成乌有!多年来跟她过着结婚生活,而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一件事情使她安定下来!她而且太年轻:弄得她什么指望也没有——弄得我也是如此!弄得我!”他双手捶胸!为什么他一想就要把自己牵进来——不能撇开自己,看自己该怎么办吗?这念头使他很痛苦,后来变得像护胸甲镜一样,不觉得有锋刃了。撇开自己!不可能!等于进入一个无声、无臭、无色、无触的真空!这种想法的本身就是可怕的,徒然的!这样探到现实的河底,也就是福尔赛精神的底蕴,索密斯休息了一下。当一个人停止时,世界也停止了;它也许继续动着,可是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他看看表,半小时内医生就要回来。他非决定不可!如果他反对开刀,弄得她死掉,有什么脸去见她母亲,又有什么脸看见这位医生?自己良心又怎么说得过去?她生的究竟是他的孩子啊。如果赞成开刀——那就是罚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子嗣。可是除掉为了生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外,他又为什么要娶她呢?还有他的父亲——死期迫在眉睫,还在那里等着消息!“太残忍了,”他想,“实在不应当要一个人决定这种事情!太残忍了!”他转身向房子走去。想一个奥妙的、简单的办法来决定!他掏出一个钱币,又放回去——转出什么来他知道自己也不会照做!他走进餐室,这里离开传出声音的那间房间最远。医生说

过可能性还是有的,在这里这个可能性好像大了起来,这里河水不流,树叶也不落下来了。室内点了一个火。索密斯打开酒柜。他从来不饮烈酒,可是现在却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期望血液流得快些。“佐里恩那个家伙,”他想,“他已经有儿有女了。他有了我心爱的女人,而且还替他生了一个儿子!而我呢——我却逼得非要毁灭我惟一的孩子不可!安妮特不会死的,不可能。她身体很强壮呢!”

他站在酒柜旁边正在惴惴不安的时候,听见医生的马车到了,就出来会他。他得等医生从楼上下来才能问他。

“怎么样,医生?”

“情形还是一样。你决定了没有?”

“决定了,”索密斯说,“不要开刀!”

“不开刀?危险很大——你知道吗?”

索密斯板着一副脸,只有嘴唇在动。

“你不是说可能性还是有的吗?”

“有是有,但是不大。”

“你不是说开刀孩子一定保不了吗?”

“是啊。”

“你仍旧认为她不可能再生一个吗?”

“要说绝对不能生也不是的,不过可能性不大。”

“她很强壮,”索密斯说,“我们冒一下险。”

医生极其严厉地看着他。“你要负责的,”他说,“是我自己的妻子,我就做不了。”

索密斯的下巴朝上一抬,就像吃了人家一拳似的。

“那里我能帮什么忙吗?”他问。

“不必了。你不要来。”

“那么我在画廊里等着,你知道那个地方。”

医生点点头,上楼去了。

索密斯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凝神在听。“明天这个时候,”他想,“她可能死在我手中了。不!这不公平——说得太可怕了!”方才的侘傺心情又来了。他上楼进了画廊,在窗口站着。外面刮的是北风,空气很冷,很清澈,天色碧蓝,一片片厚重的白云追逐过去,从颜色开始变成金黄的列树中望出去,河水也是蓝的,树林全染上富丽的色彩,像烧着的火,像擦亮的铜——一片早秋景色啊!如果是他自己的生命,他肯冒这样的危险吗?“可是她宁可冒险丧失我,”他想,“也不肯丧失孩子!她并不真正爱我啊!”她是一个女孩子,又是法国人——你能指望什么?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对他们的婚姻、对他们的前途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一个孩子!“我为这件事情吃的苦头可多了,”他想,“我决不放手——决不放手。有可能两个都保得了——有可能的!”人总是不肯放手的,一直抓到东西从他手里被拿走时才肯放手——人是天生不肯放手的!他在画廊里开始兜起来。最近他买了一张画,在

他看可算是一笔小财气，所以在这张画前站着——画的是一个女孩子，暗金的头发看上去就像一头金属丝，眼睛凝视着手里拿着的一个金黄色的小怪物。便在这种痛苦的时候，他还能够微微感到这是天大的便宜货——还能够欣赏画上面的桌子、地板、椅子、女孩子的身条、脸上专注的神情、暗金丝的头发、小怪物的鲜明金黄色。收藏油画，人愈来愈发财！这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他猛然转身，背对着画，走到窗口，他养的鸽子有几只已经从鸽房四周的鸽埕上飞了起来，正在北风中展翅飞翔。雪白的羽毛在明澈的日光里简直耀眼。鸽子飞远了，在天上画着字。这些鸽子是安妮特亲自喂的，她喂鸽子时看上去真美。鸽子都在她手上吃食，它们都知道她是个直心眼儿。他喉管忽然觉得堵着。她不会死——不能够死！她太——太懂事了；而她很强壮，的确强壮，跟她母亲一样，尽管那样白皙、美丽！

等到他开门，在那里倾听的时候，天色已经快黑了。一点儿声音没有！乳白的黄昏蹿进楼梯和下面的楼梯口。他才要转身，耳朵里听见一点声音，朝下望时，他看见一个黑影在走动。心拎了起来。这是什么？是死神吗？从她房间里出来的死神的形状？不是！只是一个没有戴帽子、没有束围裙的女佣。女佣走到楼梯下面，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医生要见您，老爷。”

他飞步下楼，女佣身体贴着墙让他过去，她说：

“老爷！事情完了。”

“完了？！”索密斯说，语气中带有威胁，“你是什么意思？”

“生下来了，老爷。”

他三脚两步上了楼梯^①，在阴暗的过道里忽然和医生碰上。医生正在揩额头。

“怎么样？”他说，“快！”“大小都活着，我想，没有事情了。”

索密斯站着不动，手蒙着眼睛。

“恭喜你，”他听见医生说，“只差一点儿就完了。”

索密斯一只蒙着眼睛的手放了下来。

“多谢，”他说，“多谢多谢。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还幸运；要是儿子，就会断送了她——头不出来啊！”

女的！

“多照顾她们母女两人。”他听见医生说，“就行了，她母亲几时来？”

“我想大概是今天晚上九十点钟。”

“那么，我等到她来才走，你要看她们母女俩吗？”

“我现在不去，”索密斯说，“你走之前，我叫人把晚饭送上来。”说完他就下楼去了。

说不出的轻松心情，然而——是一个女儿！他觉得太不公平了。冒了这么大的危险——经过这样的痛苦蹂躏——只落得一个女儿！穿堂里木柴生的火很旺，他站在火前，用脚尖碰一下火，想使自己重新适应一下眼前的情况，“我父亲啊！”他想。不用说，这对他

^① 楼梯在半中间分向二楼和三楼，所以索密斯从三楼下来一半，还要走上几步才到达二楼。

将是极度的失望！人生在世决不会样样满足的！而且下面又不会再生了——就是有，也无济于事，至少！

他站在穿堂里，佣人送上一封电报。

急来。父病危。母字。

他看了电报涌起一阵呜咽。经过适才的几个钟点的痛苦，人家会以为他什么都不会动心，可是这事使他动心了。现在是7点半，9点钟有一班火车从雷丁开出，拉莫特太太要是赶得及的话，将在8点40分到达——他去火车站接她后再走。他吩咐备好马车，木木然吃了一点晚饭，就上楼来。医生出来见他。

“两个睡了。”

“我不进去，”索密斯说，心情放松下来。“我父亲病重；我得去伦敦。没有关系吧？”

医生脸上显出一种又像是疑惑，又像是佩服的神情。那意思好像是说：“如果他们全像你一样冷的话。”

“行，我看你可以放心去吧。你很快就回来吗？”

“明天，”索密斯说，“这是我伦敦的地址。”

医生好像徘徊在同情的边缘上。

“再见！”索密斯没头没脑说了一句，就转身走了。他穿上皮大衣。死！只是冷酷的事情！他在小车里点一支香烟抽起来——他的那种名贵香烟。这天夜晚，风很大，就像鼓着漆黑的翅膀，马车的灯光探索着前进。他的父亲！那样老的老人！却在这样一个不舒服的晚上——去世！

他到达车站时，伦敦开来的列车刚好进站，拉莫特太太肥硕的身躯，穿一身黑衣服，灯光下照得人黄黄的，拎一只小手提箱向出口走来。

“你就是这一点行李吗？”索密斯问。

“可不是，我哪里来得及呢。我的宝贝怎么样？”

“都好。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真是大喜大吉！过海峡过得糟透了！”

拉莫特太太黑黑胖胖的身材——虽然过海峡过得糟透了，可是一点没有瘦减——爬上马车。

“你不上来，亲爱的？”

“我父亲病重，”索密斯忍痛说。“我要去伦敦。替我吻安妮特。”

“真的吗！”拉莫特太太说，“太不幸了！”

索密斯除一下帽子，向自己的火车走去。“这些法国人！”他心里想。

告别詹姆士

在他那个有双层窗子的房间里着了点凉，詹姆士就弄得狼狈不堪，平时房间的空气和看望他的人可以说都要过滤才能进来，而且从9月中旬起他就没有出过房门。就是着了点凉，他的一点点体力，也撑持不住，迅速就进入他的肺部。医生曾经关照过他，“切不可着凉，”可是他偏偏就着了凉。开头时他感到喉咙不舒服，就跟看护说——他现在用看护了——“你看。我早知道坏事，哪有这样透空气的！”一整天他都在疑神疑鬼，而且一切的预防和治疗全用到了，呼吸极端小心，每一小时都要量一下热度。爱米莉并不慌。

可是第二天早上她进房时，看护小声气说：“他不肯量温度。”

爱米莉走到他躺着的床边，轻声说：“你觉得好些吗，詹姆士？”她把温度表送到他嘴边，詹姆士抬头看看她。

“量了有什么用？”他嘎声说：“我不想知道体温有几度。”

爱米莉这才慌了起来。他呼吸很困难，一张脸看上去非常消瘦、苍白、隐隐有几块红斑。他过去也跟她闹过“别扭”，天晓得，可是他究竟是詹姆士，差不多五十年一直是詹姆士。她无法回忆或者想像什么生活里没有詹姆士的——詹姆士虽然表面上那样的唠叨，那样的悲观，那样的顽固，可是家里每个人他都疼爱，待他们的确很慈祥，很宽厚！

整整那一天和第二天他简直不说话，可是从眼睛里看出，人家服侍他，他也知道，而且脸上的神情显出他是在挣扎着，所以爱米莉仍旧存着希望。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以及那种储备一切零星力量的派头，说明他正在顽强搏斗。爱米莉看了深为感动。虽然在病室里时她脸上神色很镇定，很给人安慰，出了房门眼泪就簌簌地落下来。

第三天吃茶时分，她刚给他换了衣服，而且，因为什么事情都逃不出他眼睛，为了怕他惊慌，脸色装得很自如，在这时候，她看出情形大变。那张苍白的脸上说得很清楚：“这一切都没有用，我不行了。”她走到他跟前时，他说：“叫索密斯来。”

“好的，詹姆士。”她温和地回答，“好的——立刻去叫。”她吻了他的额头。一滴眼泪落在他额头上，她擦掉时看见他眼睛里显出感激。爱米莉这时心乱如麻，而且已经没有指望，就打给索密斯那个电报。

索密斯从刮着狂风的黑夜里钻出来，进了门，一所大房子正像坟墓一样宁静。瓦姆生的一张阔脸看上去简直变得又狭又长了，他加倍小心地接过皮大衣，一面说：

“你要不要来杯葡萄酒，少爷？”

索密斯摇摇头，抬起眉毛询问地望着他。

瓦姆生的嘴唇颤动了一下。“他要找你呢，少爷。”忽然擤起鼻子来。“我服侍福尔赛先生多年了，少爷。”他说，“——多年了。”

索密斯丢下他折叠自己的大衣，走上楼梯。这所他出生和居住过的房子在他的心目中，从来没有这一次他最后朝拜他父亲房间时显得这样温暖、富丽、舒适过。房子并不合他的胃口，可是单就它本身的那种坚固的油布板壁风格而言，这房子却称得上百分之百的

安适。而这个夜晚是这样黑，风这样大，坟墓里又是那样冷，那样孤寂啊！

他在房门外面逗留了一下，里面一点声音没有。他轻轻转动门钮，在没有人觉察下走进房间。灯上加了罩子。他母亲和威尼弗烈德都坐在床对面，看护正从床这边走开去，让出一张空椅子来。“给我坐的！”索密斯想。他母亲和妹妹看见他进来都站起来。可是他做了个手势，两个人又坐下去。他走到椅子面前，站着望他父亲。詹姆士的呼吸就像有人扼着他的脖子似的，眼睛闭着。索密斯看见自己父亲这样消瘦、苍白、憔悴，听见他呼吸这样困难，心里不禁对命运涌起一阵激烈的愤怒，残酷而无情的命运，跪在这样一个瘦条子身体的胸口，缓缓地把他呼吸挤出来，把他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的生命挤出来。在所有的人类中间，他父亲是一个一生最小心谨慎、处世中和、食用有节的人，然而这就是他的报酬——要把他的生命缓缓地、痛苦地挤掉！他连自己也不知道就喊了出来：“太残忍了！”

他看见母亲两手蒙上眼睛，威尼弗烈德头朝着床低了下来。女人！她们对事情的忍耐性比男子要好得多。他向父亲靠近一步。詹姆士已经有三天没有刮脸，嘴唇上、下巴上长满了胡子，简直跟额上的白发一样白，胡子使他的脸变得柔和，已经有一种不属于尘世的古怪神情。詹姆士的眼睛睁开。索密斯拢近床边，弯下身子。嘴唇动了一下：

“我来了，爹。”

“哼——有什么——什么消息?? 他们从不告诉——”声音没有了，一阵悲痛的心情使索密斯苦着一副脸简直说不出话来，告诉他？——对了。可是告诉他什么呢？他使劲忍着悲伤，合拢嘴唇，说道：

“好消息，亲爱的，好——安妮特，生了个儿子。”

“啊！”极其古怪的一声，又丑陋，又轻快，又可怜，又得意——就像个婴儿满足自己愿望时发出的声音一样。詹姆士眼睛闭上，使人窒息的呼吸又开始了。索密斯退到椅子跟前，木然坐下。这句使他父亲死后也不会知道真相的谎言就好像发自他天性的最深处的，这话一说完，他所有的感情力量一时都消耗尽了。他的胳膊扫过一样东西。原来是他父亲的一只光脚。在挣扎着呼吸时，詹姆士把脚从被里蹬了出来。索密斯把脚握在手里，一只冰冷的脚，又轻、又瘦、又白，冷得厉害。这只脚不久就要变得更冷，所以又何必送进被里，把它盖起来呢！他机械地用自己的手使它暖一点，心里不由得又涌起一阵悲痛。威尼弗烈德发出了一声呜咽，赶快又忍住，可是他母亲坐着不动一下，眼睛紧盯着詹姆士望。索密斯向看护招招手。

“医生呢？”他低声说。

“去请了。”

“有什么办法使他的呼吸好一点呢？”

“只有打针，可是他恐怕受不了。医生说，他在挣扎时——”

“他不在挣扎，”索密斯低声说，“他是慢慢阻塞起来。太难受了。”

詹姆士不安地动一下，就像知道他们说的什么。索密斯站起来，弯下腰看他。詹姆士无力地举起双手，索密斯握着。

“他要拉了坐起来，”看护轻声说。

索密斯就拉他起来，自己以为拉得很轻，可是，詹姆士脸上显出一种几乎是愤怒的神情。看护拍拍枕头。索密斯把两手放下来，弯腰在父亲额上吻了一下。当他直起身子时，詹姆士的眼睛抬起来看着他，那种神情就好像是把他全身剩下的力量全部使用出来似的。那意思好像说：“我不行了，孩子，你要照应他们，照应自己，照应——我全留给你了。”

“是的，是的，”索密斯低声说，“是的，是的。”

看护在他身后不知做些什么，使他父亲来了一个微弱的抗拒动作，就像厌恶她扰乱似的，几乎就在同一时候，他的呼吸逐渐停止下来，变得平静了，人躺着一动不动，脸上的紧张神情消失了，变为一种古怪的苍白的静谧，眼皮抖动一下，就不动了，整个的脸也不动了，呈现出安静的神气，只有唇间轻微呼气声音使人知道他还在呼吸。索密斯重新在椅子上坐下，又去弄暖那只脚，听见看护靠火坐着在轻轻啜泣，奇怪的是她这样一个外人，会是他们之间惟一哭出来的一个！他听到炉火的轻轻噼剥声。福尔赛老一辈子又有一个要永远安息了——他们真了不起——他这样撑着真了不起！他母亲和威尼弗烈德正僵着身子看詹姆士的嘴唇。可是索密斯却斜靠床摸两只脚，使它们暖一点，这样使他觉得舒服——尽管脚上变得愈来愈冷了。忽然他站了起来，他父亲的唇间发出一声，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可怕的声音，就像一颗心遭到暴力而破裂时发出的长长呻吟。好一颗坚强的心，道出这样的告别！它停止了。索密斯看看那张脸。没有动作了，没有呼吸！死了！他在额上吻一下，转身出了房间，上楼跑进自己卧室，那间仍旧给他留着的卧室，伏在床上呜咽起来，一面用枕头堵着自己……

过了一会儿，他下楼又进了父亲的房间。詹姆士一个人躺着，神情极其安详，看不出一点忧伤和焦虑，一张毁灭的脸上带着高年的庄严，就像古钱币上被岁月消磨了的美丽庄严。

索密斯紧紧盯着那张脸看，又盯着炉火看，盯着室内的一切看，室内窗子已经完全打开来，向着伦敦的深夜。

“永别了！”他低低说了一声，就走出屋子。

这才是他的

那天夜里的第二天整整一天，索密斯有许多事情需要照料。早饭时接到一个电报，安妮特的健康使他很放心，后来总算搭到最后一班火车回雷丁，额上还带着爱米莉的一吻，耳朵里还萦绕着她的那句话：

“亲爱的孩子，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呢。”

他半夜到达自己的房子，天气已经变得暖和起来，就好像办完了事情，把一个福尔赛最后一笔账算清之后，可以轻松一下了。晚饭的时候，他收到第二封电报，更加证实了安妮特的健康情况很好，所以他并没有进大房子，反而趁着月光穿过花园到了河边宅船上。他在船上可以大睡一场。他已经疲惫不堪，所以穿着皮大衣躺在长沙发上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经亮了，他走到甲板上，凭栏向西面望去。这一面的河流沿着岸上一带树林拐了一个大弯。古怪的是，索密斯对自然美的欣赏颇有点像他的那些农夫祖先，如果找不到美的话，就会感到一种埋怨，而且这种埋怨感觉，无疑的，又因他在风景画方面的研究而变得敏锐，变得开化了。可是黎明有一种力量能使最平凡的眼光充实起来，所以连索密斯也心动了。在那种悠悠的、清凉的光线下面，眼前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和他平日熟悉的那条河完全不像，这是人类从未进入过的一个不真的世界，就像探险者远远瞭望到的一些陌生海岸似的。它的颜色和常见的颜色全不同，简直不像颜色。万物都在沉吟，然而又很清晰，它的沉寂使人发呆，而且没有气味。为什么这样一个世界会使他心动，索密斯也说不出，要么是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极端的寂寞，自己所有的关系，所有的财产全被剥夺了。他父亲说不定就是向这个世界航行去的，尽管它和他离开的世界还有许多相似之处。索密斯企图躲避这个世界，不知道哪个画家有本领画出它。那片灰白的水就像——就像个鱼肚子！哪个敢说他眼前眺望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私人财产呢？除非是这片河水——然而连河水也有人抽出去！树木、林丛、一根草、一只鸟儿、一头走兽，甚至一条鱼，都是没有主人的。然而从前有个时候，这一切都是从莽、沼泽和水，许多奇形怪状的动物在这里遨游、玩耍，也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给它们取上名字；在那片一直伸到水边的小心经营的高树林的地方过去，可能遍地是葱茏和腐烂的丛莽，对岸的那片草原，过去可能长满了沼雾，笼罩着的芦苇。是啊！人把它一把捉住，关在笼子里面，贴上标签，送到律师事务所里归档了。而且是做了一件好事情！可是不时地，就像眼前这样，过去的阴魂却会跑出来，找一个碰巧清醒的人缠着他，向他嘟囔着：“你们全都是从我的无主的孤寂里出来的，有一天你们全都要回去。”

对于索密斯，这是一个新而非常老的世界，是一个无主的世界在回溯自己的过去，他感到有点不寒而栗，就下了甲板在酒精灯上烧一杯茶喝。喝完茶，他取出纸笔，写了下面两段：

本月 20 日詹姆士·福尔赛卒于公园巷本寓，享年 91 岁。葬礼于 24 日在高门山公墓举行。鲜花谨辞^①。

本月 20 日索密斯·福尔赛之妻安妮特在麦波杜伦栖园诞生一女。

^① 索密斯于晚上 9 点钟离开雷丁，詹姆士在 20 号 12 时前逝世，实在有点牵强。

在吸墨纸上面索密斯隐隐看出一个“儿子”^①。

当他穿过草地向大房子走去时，已经是一个平凡的秋天世界的早晨8点钟了。河的对岸，丛树耸立在四周，被乳白的朝霞衬得非常鲜明，木柴烟升起来又青又直，他的那些鸽子在咕咕叫唤，在阳光中剔着羽毛。

他潜进了自己的更衣室，洗澡、修面、换上干净衬衣和一套黑衣服。

索密斯下楼时，拉莫特太太正开始吃早饭。

她看一下他的衣服，就说，“不要告诉我了！”说时按一下他的手。“安妮特很好。可是医生说她不能再生孩子了。你知道吗？”索密斯点点头。“可惜。不过孩子真惹人怜爱啊。你要咖啡吗？”

索密斯尽快地躲开她。她使人感到厌恶——人又大、又庸俗、性子急、头脑清楚——真是法国人。他受不了她那些母音，那些喉音，他怨恨她看着他的这副德性。就好像安妮特不能生儿子是他的过失似的，他的过失！他甚至于恨她对自己还没有见过面的女儿那样无甚价值地疼爱。

奇怪的是，他总是害怕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人会以为他一有空就会立刻赶上去看她们。相反地，他却从心里感到一种畏怯——尽管他是那样一个贪得无厌的占有者。他深怕安妮特对他有什么不满，怪他使自己吃那许多痛苦，怕看见孩子的模样，怕显露自己对目前——以及将来的失望。

他在客厅里来回地走了一个钟点。最后才鼓起勇气上楼，敲敲她们的房门。

拉莫特太太来开门。

“啊！你总算来了！她等着你呢！”她掠过他出去了，索密斯轻步走进屋子，咬紧牙关，眼睛偷偷地看着。

安妮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可是很美。孩子不知藏在哪里，他没有看见。他走到床前，忽然感动起来，俯身在她额上吻了一下。

“你来了，索密斯，”她说。“现在我好多了，可是在这之前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我很高兴不会再有孩子。噢！真痛苦啊！”

索密斯站着不做声，轻轻抚摸着她的手，什么亲爱的话，同情的话，全都没法出口，他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一个英国女孩子绝不会讲这种话！”在这同时，他完全知道自己在精神和理智上永远没法和她接近，她也没法和接近了。他不过像收了一张画一样收藏了她——如是而已！他忽然想起佐里恩的那句话来：“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可以脱身呢。”是啊，他是脱身了！但是岂不又陷了进去呢？

“我们非给你弄好东西吃不可，”他说，“不久你就会强壮了。”

“你不要看看孩子，索密斯？她睡着了。”

^① 这是指吸墨纸上的水印，这种水印往往是造纸公司的牌号，而在这里，公司的牌号是——son（即儿子）。

“当然，”索密斯说，“当然要看。”

他绕过床脚头到了床那边，站在那里望着。头一瞬间看见的也不过如他料想的那样——一个婴儿。可是就在他一边看着，婴儿一边呼吸，一边小手小脚做着睡梦的动作时，他好像看见她变成了有个性的东西，慢慢变得像一张画，使他看了还想再看，一点不讨厌，非常娇艳而且动人。头发是黑的，他拿指头碰一下她的头发，想看看婴儿的眼睛。眼睛睁开了，深颜色的眼珠——是蓝色还是褐色还说不出来。眼睛眨了一下，瞪视着，好像藏着深深的睡意似的。忽然间，他的心觉得很愉快，很温暖，像是很得意的样子。

“我的小芙蕾^①呀！”安妮特柔声说。

“芙蕾，”索密斯接了一句；“芙蕾！我们就叫她这个名字。”

胜利和重新占有的感觉又在他心里涌起了。

天哪！这个——这个东西才是他的！

^① 芙蕾，法文为花。